

文學批評指向

林明德●著



釘靈國

其底從膝已下有毛
馬蹄善走在康居北



文化叢書 ⑦②

文學批評指向

林明德 著

時報出版公司 印行

ISBN 957-13-0045-4

文化叢書⑫

文學批評指向

著者——林明德

發行人——臧遠侯

出版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10609大理街12號四樓

電話——(02)306六八四二

郵撥——010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

信箱——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

排版——文群印刷有限公司

製版——詮盛彩色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——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初版——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三十日

定價——新台幣二三〇元



©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二四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ISBN 957-13-0045-4

目次

試論《詩經》第一首.....	五
阮籍的生命態度.....	三
陶淵明〈讀山海經十三首〉的神話世界初探.....	三
劉勰《文心雕龍》的基本觀念.....	七
靜觀〈竹里館〉.....	一五
——楊牧〈隨劉守宜先生訪竹里館〉讀後	
〔附錄〕隨劉守宜先生訪竹里館.....	二七
楊牧.....	
雪來松更綠.....	三三
——試論賈島的詩歌	
金源詩歌論.....	三五

王若虛的文學批評·····	二五三
元好問的文學批評指向·····	二九九
梁啓超與晚清小說運動·····	三七七
論晚清的立憲小說·····	三八九
《嘗試集》的詩史定位·····	四〇三
梁啓超與詩界革命·····	四二七

自序

自民國六十年以來，個人的學術研究範疇，大概不外四個方面，即：

一、金代文學研究：這方面又可分為基礎工作與學術研究兩個層次。《金源文學家考述》（商務）、《金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》（國立編譯館）屬於前者；《金代文學批評析論》（巨流）、《金源詩歌析論》（幼獅學誌）則屬於後者。

二、中國詩歌探索：從《詩經》到胡適之《嘗試集》，上下三千多年，從中設計專題研究，而《唐詩的境界》（明道文藝）、《跨出詩的邊疆》（時報文化）、《中國傳統文學探索》（巨流）等等，可以說是苦心孤詣的一點結晶了。

三、晚清文學研究：七年前因為參與《晚清小說大系》（廣雅）的編纂，從此與「晚清」結下不解之緣。二年前編著《晚清小說研究》（聯經），擬為晚清小說研究鋪路；至於今年

撰寫的《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運動》，則大致是根源性的論述。

四、《詩經詩學資料彙編》的編纂（國立編譯館），條理二千年來各代詮釋家的解讀觀點，以窺《詩經》詩學的底蘊。

基本上，《文學批評指向》是上述範疇，若干專題研究的彙集，更確切的說，是個人十九年來參加國內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集子。在這，容或作些鳥瞰。

《試論詩經第一首》，融滙中國傳統的批評與西方的新方法、理論，一探《關雎》的奧秘，並且例證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可能途徑。

《阮籍的生命態度》，經由《詠懷詩》八十二首的一些心靈獨白之參證，與《大人先生傳》、《通易論》、《通老論》……的綜合討論，理出阮籍的心路與生命的原姿。

《陶淵明讀山海經的神話世界初探》，透過象徵，暗喻的研索，揭開作者投注神話世界的生命情調，藉以證明陶淵明從現實世界所經營這座理想國度，無非是熱愛人生、關心時局的一種投射。

《劉勰文心雕龍的基本觀念》，根據《文心雕龍》的結構、本論五篇意旨的追蹤，歸納出五種基本觀念，以作為進入「體大思精」之《文心雕龍》的先決條件。

《靜觀竹里館》，是楊牧《隨劉守宜先生訪竹里館》的一篇對話。從《竹里館》的分析過程，可以發現王維向道歷程所獲得的一份智慧的喜悅，足以消解楊牧的誤會。

《雪來松更綠——試論賈島的詩歌》，分析賈島的經驗世界與詩歌裏面的陰黯情調，以及字句鍛鍊、美感設計上的意匠經營。個人發現「雪來松更綠」是他的心理投射，也是他的

人格象徵。

〈金源詩歌析論〉，以文學的內涵實證金源詩歌，上繼唐宋、直追魏晉、下開元明的傳承關鍵，並且重現中國文學史上的「斷層地帶」之真相。

〈王若虛的文學批評〉，透過王若虛的文論、詩論的研究，證明他不愧是位大批評家，尤其在文法、修辭的實例批判上，更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前所未有的現象。〈元好問的文學批評指向〉，探索元好問詩學的發展歷程與詩學體系，用以瞭解其文學批評指向，從而肯定他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。以上兩篇爲〈金代文學批評析論〉的四、五章，一九八六年曾被毛慶其收入《臺灣學者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選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），不過略有刪減，因此，特別再錄，以供參考。

〈梁啓超與晚清小說運動〉，論述任公的小說理念與實踐，事實證明，他不僅開風氣之先，更爲「小說」取得合法的「身分證」。〈論晚清的立憲小說〉，乃承續前篇的研究，檢視擁護與反對立憲的小說真相，進一步瞭解此種「政論小說化」的時代意義與藝術成就。〈梁啓超與詩界革命〉一文，則從中國詩史的觀點，探討任公「詩界革命」的命題內涵，以及在傳統與創新的調適上，所表現的嚴肅意義。這三篇論文可以說是《梁啓超與晚清文學運動》一書的奠基工作。

〈嘗試集的詩史定位〉，又稱《胡適的美學與實踐——嘗試集的鳥瞰》。討論「新詩老祖宗」——胡適之的新詩造詣，並以他的「表現」，提供新詩路向的參考。

個人認爲，中國傳統文學固然需要透過現代觀點來加以詮釋，以再發現其中的奧秘，可

是，文學探索，必須回到中國文化根源、民族性格與藝術脈絡等層面上，才會貼切才有意義，却是不爭的事實。這是個人到目前仍然堅持的理念。

這本書就是最好、最平實的見證。

學術事業，與時俱增，本書的出版，除了替個人十九年來的學思歷程留點鴻爪外，當然也包括惕勵自己，感激師友啓迪……等莊嚴的意義在內。

林明德

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
於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

試論《詩經》第一首

一、前言

〈關雎〉，是《詩經》的第一首，向來被稱爲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①、「得其性情之正、聲氣之和」②的「絕唱」③。二千多年來，關於它的蘊涵的詮釋，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這事實說明了〈關雎〉的歧義 (Plurisignation) 與多指 (Ambiguity) 性。韋勒克與華倫二人合著的《文學論》④ (Theory of Literature) 曾說：

① 見《論語》：「八佾篇」。

② 見朱熹《詩集傳》第一。

③ 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〈關雎〉眉批云：「取冠三百，真絕唱也。」

④ 此據王夢鷗、許國衡合譯的《文學論》。

一件文藝作品並不是一個單純的事物，而是一個極度複雜的組織，它有着多種意義和關係的重複性格。一般常用的說法，稱它是一種「有機體」。（第二章文學的性質）

的確，在任何一件文藝作品裏，特別是詩歌，一字一句，往往深入地牽連在語言的歷史結構當中，浸淫於浩瀚的意涵脈絡裏面。一旦被創作，而賦予獨立生命時，便是有機體的存在，而成爲詮釋家求之不盡、揭之無窮的寶藏了。

對於〈關雎〉的美學衍變，我們擬在「歷史意識」⑤這一觀點之下，由傳統到現代的重要詮釋中，加以梳理、歸納、融滙各家的卓見，然後回歸文化意識的根源上，重新給予探討。

孟子云：

故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（萬章上）
 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（萬章下）

本來，這只是孟子讀詩的兩種方法，但，我們以爲，就文學研究的方法來說，他的「以意逆志」和韋勒克與華倫二人強調的「文學的本質（內在）之研究」雖然未必相同，但已規模初俱。後者強調文學的研究，首先要集中注意藝術品本身的實質，也就是作品本身、修辭、與結構分析。這種研究方法曾經開發不少前所未有的新意，然而只憑主觀的體會，愈深

求，愈穿鑿，也就愈附會，因此，誤解或曲解的現象，叢生不已，難怪會有「有時也變成不學無術的現代人的逋逃藪。」^⑥的感嘆了！

至於孟子所說的「知人論世」，跟韋勒克與華倫二人強調的「文學研究的外在（外緣）方法」也頗為吻合。後者祇是更進一步着重作家個性和生活的說明罷了。固然，這不失為「一種最古老和最完備的文學研究法」^⑦，但對於強調作品的背景的結果，可能會有見木不見林的現象。所以，佛萊（Northrop Frye）以為：

我們可能發現，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，焦心急慮想著文述之，倒忘記該如何讀作品了。^⑧

因此，他認為，內在與外在研究方法之對立二分，是「不實在的困擾」。事實上，兩種方法是相輔相成，也因此，佛萊主張目前文學批評，應注意「調和的原則」^⑨。

我們確信，一種比較客觀、周延，而又深入的文學研究方法，是有待於外緣、內在研究

⑤ 「歷史意識」見於《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》：〈傳統和個人的才能〉。它包含一種認識，即過去不僅僅具有過去性，同時也具有現在性。（杜國清譯）

⑥ 見楊牧《傳統的與現代的》：〈驚識杜秋娘〉。

⑦ 見《文學論》：第七章〈文學與傳記〉。

⑧ 見李達三《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》：第七章〈文學與神話〉。

⑨ 同註⑧。

的調和，綜合融滙它們的優點，如此才能開拓更深更廣的新視野。

〈關雎〉一詩的討論，我們將從此一觀點出發。

二、〈關雎〉意涵的分析

二千多年來，詮釋家對於〈關雎〉的分析，意見可謂紛陳。在這漫長的詩學衍變歷程，我們認為，大致上可分為兩個階段：即傳統的，與現代的。前者比附論詩，後者就詩論詩。爲了便於討論，我們擬分兩部份：即（一）傳統的〈關雎〉，與（二）現代的〈關雎〉，藉以瞭解〈關雎〉詩學的發展史。^⑩

（一）傳統的〈關雎〉

這一階段的涵蓋面最爲寬廣，包括孔子到清代的重要詮釋家，像：毛傳、鄭玄、孔穎達、朱熹、姚際恆，與方玉潤等人。

傳統對〈關雎〉的解釋，自孔子開始。由於《詩經》是儒家經典的第一部，它被重視——所謂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」^⑪——是可想而知的。孔子曾以「思無邪」的美感靈視說：

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（《論語》：〈八佾篇〉）

師摯之始，關雎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！（《論語》：〈泰伯篇〉）

他甚至向伯魚說：

女爲周南、召南已乎？人而不爲周南、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！（《論語》：〈陽貨篇〉）

可見孔子的文學觀雖然「意識到文學的情感效果，或美學特質」^⑩，但畢竟是傾向實用觀念的。換句話說，他以爲文學與政治、社會、道德，或教育等目的有密切的關係。

對後世文學批評深具影響的毛詩大序，更具體、更強烈地表示悠久傳統的實用觀念：

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

因此，它認定〈關雎〉的主題是：「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愛在進賢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。」這與〈關雎〉小序所說的：「后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

⑩ 有關〈關雎〉的章句、語意，詳見：〈關雎〉的探討一節。

⑪ 見《禮記》：〈經解篇〉。

⑫ 見劉若愚《中國人的文學觀念》：第六章〈實用理論〉。

下而正夫婦也。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」是一致的。

在漢代，《詩經》變成了神聖經典，鄭玄作《毛詩箋》，強調詩歌的勸戒作用，闡揚文學的實用觀念，對於〈關雎〉的詮釋，他墨守詩序之餘，也增加不少的意義，並分為五章，每章四句。（這與毛詩原來分為三章：第一章四句，第二、三章各為八句，有些不同。）而且據毛傳：「雎鳩，王鳩也，鳥摯而有別。」箋云：

摯之言至也，謂王雎之鳥，雄雌情意至，然後有別。

唐代，孔穎達取毛傳鄭箋，作《毛詩注疏》，由於着重政教的觀念，所以，在〈關雎〉一詩的看法上，與鄭玄的觀點大同小異。

宋代，是《詩經》詩學的修正時期，歐陽修《毛詩本義》，開不遵毛傳之風。朱熹撰《詩集傳》，略去詩序，自立詩旨。（有時也因循詩序的看法）他提出〈關雎〉的作者為「宮中之人」：

周之文王生有聖德，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。宮中之人，於其始至，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，故作是詩。

並且總論〈關雎〉云：

孔子曰：「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」愚謂此言爲此詩者，得其性情之正、聲氣之和也。蓋德如鸛鳴，摯而有別，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。至於寤寐反側、琴瑟鐘鼓，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。則詩人性情之正，又可以見其全體也。獨其聲氣之和，有不可得而聞者，雖若可恨。然學者姑卽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，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。

可見他的論點是沾有儒家詩學的實用色彩。

清代，姚際恆《詩經通論》，與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相繼而起，揭櫫革新的旗幟，擺脫漢、宋以來的詮釋方法，在主題、語意上，有不少的創見。譬如，姚際恆對〈關雎〉一詩的旨意，先駁斥過去詮釋家的不當：

小序謂：「后妃之德」，大序曰：「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愛在進賢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。」因「德」字衍爲此說，則是以爲后妃自詠，以淑女指妾媵。其不可通者四：「鸛鳴」，雌雄和鳴，有夫婦之象，故托以起興。今以妾媵爲與君和鳴，不可通一也。「淑女」、「君子」，的的妙對，今以妾媵與君對，不可通二也。「述」、「仇」同，反之爲「匹」，今以妾媵匹君，不可通三也。棠棣篇曰：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」今云「琴瑟友」，正是夫婦之義。若以妾媵爲與君琴瑟友，則僭

亂；以后妃爲與妾媵琴瑟友，未聞后與妾媵可以琴瑟喻者也，不可通四也。夫婦人不妬則亦已矣，豈有以己之坤位甘遜他人而後謂之不妬乎！此迂而不近情理之論也。

然後提出他的看法：「此詩只是當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，以見嘉耦之合，初非偶然，爲周家發祥之兆，自此可以正邦國，風天下，不必實指出太姒、文王。」顯然地，姚氏仍然在政教的觀念之下，來看〈關雎〉的。

方玉潤與姚際恆的《詩經》美學，時有不同，特別是觀點上的修正與補充，例如，他論〈關雎〉云：

竊謂風者皆採自民間者也，若君妃則以頌禮爲宜。此詩蓋周邑之咏初昏者，故以爲房中樂，用之鄉人，用之邦國，而無不宜焉，然非文王、大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，使之咸歸於正，則民間歌謠亦何從得此中正和平之音也耶？聖人取之以冠三百篇首，非獨以其爲夫婦之始，可以風天下，而厚人倫也。蓋將見周家發祥之兆，未嘗不自宮闈始耳。

更進一步地指出〈關雎〉的歧義性：「故讀是詩者，以爲咏文王、大姒也可；卽以爲文王、大姒之德化及民，而因以成此翔洽之風也無不可。」所以，他肯定〈關雎〉的旨意是：